

國學基本叢書
行水金鑑

五

書叢本基學國

鑑 金 水 行

(五)

錄輯洪澤傅

行發館書印務商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一

濟水

古文作涉。然說文從水從市。注云。兗州之涉。從水從齊。注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當作涉。但自來相傳。不敢改易。

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禹貢。釋文。沈音竟。又以轉反。

泉源爲沈。流去爲濟。孔氏

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孔氏疏。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西四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本漢軹縣。屬河內郡。隋改置濟源縣。縣西有王屋故城。後周所置。本垣縣地。元和志云。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元省縣入濟源。故濟源有王屋山。西南接垣曲縣界。垣曲故垣縣也。武德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東。黃河在縣南。輿開封府河陰縣分水。溫城故城。在今懷慶府溫縣西南。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水經

山海經曰。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澤。郭景純云。聯。沈聲相近。卽沈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丘城。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員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溫城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杜預曰。沈水縣西北有原城者也。是南流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東沈水注之。水

出西南東北流注於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衍水。卽沘水也。濟水又東南逕絳注說作稀城北。而出於溫矣。其一水枝津南流。注于溲。音賜。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南逕原城西。春秋會于溲梁。謂是水之墳梁也。爾雅曰。梁莫大于溲梁。梁水堤也。溲水又東南逕陽城東。與南源合。又東合北水。亂流東南。左會濟水枝渠。又東逕鍾繇北。又南塗溝水注之。又東北逕汲縣故城北。又東南流。天漿水。澗水注之。又東南流。右會同水。又南注於河也。酈注。共山在濟源縣北十二里。原城在縣西北十五里。今名原鄉。括地志云。沘水出王屋山頂屋下。石泉淳而不流。其深不測。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按故原城。在濟源縣西北二里。今濟源縣西龍潭東北。有其遺址。漢志。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右。濟水所出。而東南流。按故原城。在濟源縣西北二里。今濟源縣西。西北流去縣南十里。此別是一濟水。應劭以爲四瀆。誤也。元和志。濟水在濟源縣東北三里。有二源。其深莫測。西源。周圍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皆綴以周輪。李濂遊濟源記云。濟源南後有池。是爲東池。卽東源。周僅百餘步。池西有石橋。橋西爲西池。周如東池。舊記濟水出王屋山頂太乙池。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于此。其太乙池。今亦涸矣。劉謫西源辨曰。濟水二源。舊志唯以廟垣石橋爲界。按水經注。二源一在原城東北。一在原城西南。爲地殊遠。不可以一橋之界。遂分東西。而謂二源俱在是也。意此爲池之東源信矣。池西二里。又有一源。舊稱爲龍潭。時出時沒。不開水旱。下流經濟南。南會池水於東北。當爲濟之西源無疑也。紆城在今河內縣西南。元和志。濟水經河內縣西南。去縣三十里。

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水經

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歷號公臺西。皇覽曰。溫城南有號公臺。基趾尙存。濟水南流。注于河。濟水故瀆于溫城西北。東南出。逕溫城北。又東逕號公冢北。皇覽曰。號公冢。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濟水當在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關注

屈從縣東南流過墳城西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水經墳城在今溫縣東黃河在溫縣南與河南府鞏縣分水鞏縣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

按濟水故瀆即漢志所謂東南至武德入河者蓋禹迹也河水注云成臯大伾山在河內修武武德之

界濟流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即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今濟水自溫縣入河不於此也所入

者奉溝水耳即濟沆之故瀆矣沁水篇云沁水東過武德縣南積爲陂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于沁水縣西

城西而東南流入于陂陂水又東南流入河先儒亦咸謂是溝爲涉渠故班固及關駟並言涉水正與此相發明濟

水於武德入河南直成臯今汜水河陰之界是也其後由溫縣入河則南直鞏縣所謂津渠勢改不與

昔同者也今其故道又盡陷河中濟水唯從枝津之合渙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見懷慶府志南直孟津縣

其流益短矣由大禹而來濟水入河之道凡再變禹貢維

溢爲滎禹貢

滎澤名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南孔氏疏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地隋分置澤在其縣南其故城在今縣北

五里

孔氏截河之說程氏河溢之說皆非是惟蔡氏說當就以經證之溢與出字皆特見之例惟其自中而

滿故不如荷澤被孟豬之被而有溢之名惟其由伏而見故不如他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

王屋之下既見而伏濟源之西平地復見在河北既爾何獨溢出於河南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兗州至

爾雅猶有濟南曰兗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間曰兗州之稱。使其下流至兗者。非沈濟自來之濟。則歷代相傳。豈其以無源之水名兗疆域三也。要之。大河之逕。其初與濟伏地之泉。兩不相礙。自濟源至溫入河者。固並河東下。其伏地潛而復見。湧溢於滎。再出於荷者。脉絡未嘗不與沈相通。王次與尚書纂傳。

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如荷澤被孟豬之被。

吳澄書纂言。

傳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水既入於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故可知也。渭按。成臯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一里。水經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南洑爲滎澤。又云。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濟沈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濟並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也。然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于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滎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爲出河之濟。酈道元云。濟水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清濁爲言。謂濟與河亂。南出還清。自潁達始。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言會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清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遂有濁河清濟之圖。二水劃然。王充論衡曰。俗

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言。聖人惑焉。其是之謂矣。林少穎云。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者皆已化而爲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爲榮乎。林氏此言。能窮物理。而不爲俗語所惑者也。東坡謂禹以味別。知榮之爲濟。說本許敬宗。亦非。蔡傳云。溢者。指榮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榮清。則榮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所書。單立導沈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此說似勝于孔。然沈水至泰澤。渟而不流。故知其穴地而入。此地上之事。有目者所共見。若河中之事。誰則知之。豈真有伏水底者。見清流一道。穴地而入。出而言之邪。影響之談。殆難據信矣。泰澤之水。有上源與鹽澤相似。但至此渟而不流。人識其爲潛行地下耳。榮澤則異于是。其水似井泉。自中而滿。不可指一路爲源。故吳幼清云。無來處也。東阿之井。沈存中以爲濟水澤雖大。其亦此類與。沈存中夢溪筆談云。古說濟水皆是流水。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其性趣下。清而且重。用攪濁水則清。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痰也。禹時之榮澤。渟而不流。後人導爲榮川。此說創自曾彥和。而余深信其然者。蓋使榮澤。陶丘之間。禹時果一水相通。則榮瀆距河。陸路無幾。貢道之浮濟者。必書曰。逾于河矣。而經不然。則以陶丘榮澤。相去可五百里。陸路艱難。故必由漯以達河耳。自說者謂河濟本相通。陶北之濟。亦非復出。舟航可以直達。而漯遂獨爲兗州北境之所浮。於青徐揚無涉矣。以此言貢道。頗覺直捷。而不知其有礙於導沈之經者大也。程泰之云。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

而三隅對求皆無所礙乃爲通耳此窮經之要訣學者所當知也說文榮絕小水也余未識其義以問百詩百詩曰爾雅正絕流曰亂邢昺疏云正直也孫炎所謂橫渡是也以濟水截河南過爲榮故以絕字解榮至小水二字則有唐高宗許敬宗問答在高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敬宗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此可以爲其注脚矣百詩此解不減徐楚金繫傳然濟絕河爲榮自是漢儒訓詁禹之所以名水恐未必爾也禹貢

濟水

當榮縣北入河

與河合流又東過成臯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

水經成臯即春秋之虎牢漢置縣屬河南郡今爲汜水縣

滎陽本韓滎陽邑漢爲縣屬河南郡今

滎澤河陰二縣皆其地此二句猶合河濟而言之即孔傳所言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者也自此已下專言濟水

又東至北礫礫南東出過滎陽北水經

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世王景所修故瀆也渠流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漢靈帝建寧四年于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河南帶三山

一作三

皇山即皇室山亦謂之爲三室山也

酈注北礫礫蓋在河南濟北其水西注于河者石門即賈讓所謂滎陽清渠也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至是始壘石爲之

又東逕西廣武城北水經

郡國志滎陽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胸處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濟世謂之柳泉也酈注

又東逕東廣武城北。水經

楚項羽城之。漢破曹咎，羽還廣武，爲高祖置太公其上，曰：「漢不下吾烹之。」高祖不聽，將害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但益怨爾。」羽從之。今名其壇曰項羽堆，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婁煩於其上，婁煩精魄喪歸矣。酈注：廣武城在三室山上，亦謂之廣武山。在今滎澤縣西二十里，接河陰縣界。劉昭云：山有二城，曰東廣武、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

又東逕敖山北。水經

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帝王世紀曰：「仲丁自亳徙囂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于其中，故亦曰敖倉城。酈注：敖山在今河陰縣西北二十里，括地志云：敖倉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按今縣在隋縣南五里，則敖城東南，去今縣當二十里也。

又東合滎瀆。水經

瀆水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滎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書作滎波所道，自此始也。門南際河有故碑云：「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王誨疏達河川，述荒庶土。」云：「大河衝塞，侵齧金堤，以竹籠石，葦葺土而爲堤，壞隤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爲鄣，功業旣就，役徭用息。」詔書許誨立功府鄉，規基經始，詔榮疑作策加命，遷在沱州，乃簡朱軫授使司馬，登令續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鬱，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濟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目姬氏之所常覺，昔崇鮫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于是乃跋涉躬親，經之，之。

比率百姓議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勳之嘉課上德之宏表也賈禹修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安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示於後其辭云使河堤謁者山陽東昏司馬登字伯志代東萊典城王誨字孟堅河內太守守城向豺字伯尹丞汝南鄧方字德山懷令劉丞字季意河堤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邊韶字孝先頌石銘歲遠字多淪缺其所滅蓋闕如也水經注漢本作澤謨玉海引此作榮濱與水經注合今從之按蘇代曰決榮口魏無大梁即此處也首受立水經注在敷城西北榮口石門漢陽嘉三年立水經注在敷山東時地各別近志混而爲一大謬兩石門相去數十里榮濱前已有之榮陽下引河其所溝通者裁數十里爲功亦甚易也

又東逕榮陽縣北水經宋白續通典云榮陽故城在榮澤縣南十七里今榮澤縣北五里有榮澤故城明洪武八年爲河水所圯移今治是榮陽故城東北去今治止十二里

又東南礫磧水注之水經

水出榮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也東北流歷敖山南又東北逕榮陽縣北斷山東北注于濟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磧矣水經注經所謂礫磧可知上有北礫磧故此爲南礫磧

又東索水注之水經

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與東關分水即古旃水也索水又東流北屈西轉北逕榮陽城東而北流注濟水濟水又東逕榮陽澤北故榮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榮澤在榮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於

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與出河之濟濟水伏流。自河而出。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故謂之出河之濟。

榮播河。濟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濟。卽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又南會于榮澤。有垂隴城。濟瀆出其北。

春秋文公三年。晉士穀盟于垂隴者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榮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濟水又東南。

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榮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濟水。

又合黃水。水發源京縣黃淮山。世謂之京水。又東北與靖水枝津合。二水之合爲黃泉。北流注于濟水。

酈注。京縣今爲滎陽縣。嵩清山在滎陽縣東南二十五里。卷縣故城。在今原武縣西北七里。衡雍城在原武縣西北五里。濟水又東分爲二水。其枝瀆曰北濟。詳見後。

又東過陽武縣北。水經

歷戾城東南流。蒺蕩渠出焉。酈注

又東北逕陽武縣故城南。又東逕封丘縣南。水經

• 又東逕大梁城北。東左逕倉垣城。又東逕小黃縣之故城北。酈注。今祥符縣西北有洩儀故城。卽大梁城也。倉垣城在今陳留縣西。一名石倉城。小黃縣故城。

在今陳留縣東北三十里。

又東逕東昏縣故城北。水經

陽武縣之戶牖鄉矣。漢丞相陳平家焉。是後置東昏縣也。酈注。今蘭陽縣東北二十里。有東昏縣故城。

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水經

故武父城也。城在濟水之陽。故名。

關注今蘭陽縣東五十里。有濟陽縣故城。

又東過冤胸縣南。

水經今曹州西南有冤胸故城。至。此謂之南濟。寔濟水之經流也。

古濟水自入河以至溢榮。用後世郡縣言之。則其入河在溫。溫與鞏對。而溢榮之地。決不在鞏與成臯也。蓋鞏有洛。成臯有汜。二水皆反來注河。以其地皆特高故也。然則榮濟何由溢注其地矣。水經所載。自成臯汜水之下。已有濟派。名爲出河之濟。不惟其理不然。以古人名縣之義考之。此處正屬成臯。未屬榮陽。則知榮在下方。而水經所敘明誤矣。漢之石門。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汴口等處。皆在古榮陽地。則古榮所注。今雖不能明指何地。要之不出此五六十里上下也。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榮澤。在敖倉東南。其說固是。計考其入自北而溢于南。中間當不止數十里也。若據水經所載。濟派則榮陽縣。反在濟水之南。揆之古義。水北爲陽者。旣已不合。而又水經所載。明有故榮枯澤。顧桑鄺不知參核。以證世傳成臯濟派之誤爾。榮陽有新故兩城。而水經故澤。皆在二邑東南。古來西北同爲水陽。此澤地望旣應古義。又孔安國亦言澤在敖倉東南。可參證也。敖倉者。古敖山也。正與榮陽同在古澤西北。則其澤應古益眞矣。後世穴河通漕。多在此地。然歷考前載。皆有渠道。無陂澤。蓋創渠之初。率皆預酌用水多寡。爲鑿隧受河之則。故水不暴而無所蓄食鍾聚也。禹時則有異矣。濟旣灌河。河盈而水溢。通在榮地。怒濤注射。爲此大澤。故其幅員闊大。不止才足容水而已。

也。此其榮溢爲澤之因也。憑此而言。不獨可以知澤之爲澤。且可以知禹之名榮以濟者。正以會其適然而非自出意義也。澤之下方。不遠一二十里。又有故陂。而以郟城爲名者。其東西蓋四十里。而南北亦二十里也。以巨觀之。濟之溢河。其在沙城垂隴之西者。固爲大澤。而釐城黃水之間。其謂爲郟城陂者。亦榮澤也。王隱謂此澤此陂之間。有濟隄焉。其經之所書。謂爲榮波。既渚者乎。古迹患無其傳。苟有記焉。其方鄉地望。千百世可知也。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說。程氏此辨。最有考據。其刪潤水經注。自謂隱括條水。又東逕榮陽澤北。又東會於榮澤。京相璠曰。榮澤在榮陽縣東南。下與濟隱合。榮澤者。禹時濟溢爲榮水所注。計。緒爲此澤也。春秋。衛侯及翟人戰于榮澤。此時澤枯無水。至可以戰。民猶謂其處爲榮澤也。濟隱。鄭地也。上承河水於垣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溢榮播河。濟。回互相通也。出河之濟。即陰溝上源也。濟隱至此絕溝而過。世亦謂其故道爲十字溝也。自于岑造入激堤於河陰。水脉運斷。故濱難尋。濟濱雖有其迹。不復受河。濟濱出重隴城北。春秋文公三年。晉士穀盟于垂隴。即此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榮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榮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澤濟又有沙城。濟濱出其左。濟水自澤東出。即是始矣。王隱曰。河決爲日。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於鄭者也。濱濟故城。俗言水城非矣。京相璠曰。今榮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濟水又合黃水。黃水發源京縣黃堆上。東南流。世謂之京水也。北流逕高陽亭。又東北至榮澤南。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榮澤。下爲船塘。俗謂之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浮於榮水。乃奏廣樂是也。一水東北流。即黃雀溝矣。又東北與清水枝津合。二水之會爲黃泉。東北流。注於濟水。又東過陽武縣北。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榮澤至周時已導爲川。與陶丘復出之濟相接。然河濟猶未通波。及武縣。係長城東。西流浪蕩渠出焉。周之衰。有於榮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與濟。汝。淮。泗會者。而河始與濟亂。鴻溝首受河處。一名蕩蕩渠。水經。河水合汜水。又東。亦名汴渠。後漢明帝紀。修汴渠注云。即蕩蕩渠也。汴自榮。又南通濟渠。元和志。汴渠過榮陽縣。蕩蕩渠出焉。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榮陽山北一里是也。在河陰縣南二

百步。亦名漢蕩渠。大業元。即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也。河陰縣在今鄭州西北五十里。漢滎陽縣地。隋年。更開導。名通濟渠。

水經直謂之濟水。漢志。滎陽縣有漢蕩渠。首受泚水。經本此。涉即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濟也。自滎口石門至宛胸縣南。皆禹後代人所導。職方

豫州之川。水經謂之滎瀆。而河濟合焉者也。過此則爲陶北復出之濟矣。以今輿地言之。滎澤。原武。陽

武。封丘。祥符。陳留。蘭陽。並屬河南開封府。曹州。屬山東兗州府。諸州縣界中皆滎瀆之所經也。自鴻溝既開。滎瀆爲河水

所亂。已非其舊。逮東漢之世。滎澤亦塞。而禹迹蕩然無存矣。滎瀆非滎澤也。鄭康成云。滎澤在滎陽

縣東。杜預同。京相璠云。在縣東南。滎澤縣志云。在縣南。其說不同。按今縣西南十二里有滎陽故城。漢

縣也。昔時澤在滎陽縣東。今則在滎澤縣南矣。鄭杜說是。滎澤西北距滎口二十餘里。其間必有水道

相通。而志家不詳。予按水經注。黃水自京縣東北流入滎澤。下爲船塘。俗謂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

二十里。穆天子傳曰。浮於滎水。乃奏廣樂。是也。北流注于濟水。此皆昔人導澤爲川之路。澤水從此北

出。而爲滎瀆。故謂之滎口。濟水自敖山又東。不得便合滎澤。以是知經之澤字。當作瀆也。河與滎瀆

相亂。其來已久。而滎澤在西漢時。依然無恙。故班固云。濟水軼出滎陽北地中。謂滎澤也。至東漢乃塞

爲平地。不知何故。酈道元云。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又云。大禹塞滎澤。開

蕩蕩渠。以通淮。泗。夫滎澤何以謂之淫水。經曰。滎波既豬。禹方陂之。以蓄其水。何以塞之。誕妄不足深

辯。或云。王莽時。濟竭而不復出。故滎澤遂塞。斯言亦大可疑。按司馬彪郡國志。河內溫下云。濟水出王

莽時大旱。遂枯絕。河南滎陽下云。有鴻溝水。而不言滎澤。豈以其時已塞爲平地乎。濟枯之語。繫之溫縣。蓋專謂北源。故酈注于溫縣。濟水故瀆。下言之。然北源東漢復出。水經歷歷可考。彪何以直言枯絕。而滎澤無文。則又似專指南源。此後人所以移其說于滎陽也。程大昌云。世惡莽居下流。故河徙。濟枯。皆歸于莽。余謂河徙事。見王莽傳。無可疑者。濟枯亦理之所有。但濟水因旱而枯。旱止則當復舊。夏季伊洛竭。商季河竭。周幽王時三川竭。諸水不聞自此遂絕也。濟河獨一枯而不復出。且南北二源。同此一濟。北源復出。南源何以終絕。殊不可曉。積思久之。竟不知滎澤之塞爲何故。頃讀後漢書而得之。王景傳云。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侵毀。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明帝紀。永平十三年。詔亦言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渠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漫廣溢。莫測圻岸。當時汴濟之區。河災之羨溢。爲害如此。濟渠卽滎瀆。南去滎澤。不過二十餘里。則固在所漂數十縣之中者也。河水汜濫。必至其處。歷六十年而後已。填淤之久。空竇盡窒。地中伏流。不能上涌。滎澤之塞。實由於此。豈因旱乾而遂塞哉。余闕曰。河天下之濁水也。水一石。率泥數斗。甬道出梁。宋觀決河。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卽穹居大木。盡沒地中。漫不見踪跡。然則河侵滎澤。去後安得不塞爲平地。鉅野縣志云。元末。河決入鉅野。及徙後。澤遂涸爲平陸。其明徵也。彪得之傳聞。不暇深考。故言之不詳。世遂附會以爲滎澤堙塞之故。殊非事實。余不

可以無辯。自滎陽引河後，遞加疏導，枝津交絡，名稱互見，使人目眩心搖。今綜其大略，以滎蕩渠爲主。水經注云：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濟，歷中牟縣之圃田澤，與陽武分水。又東爲官渡水，又東至浚儀縣左，則故渠出焉。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世遂目故渠曰陰溝，而以梁溝爲滎蕩渠。陰溝東南至大梁城合滎蕩渠，其東導者爲汴水。漢志作卞水，後人惡反字，因改爲汴。云：濟水又兼郛目，春秋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郛，卽是水也。音下。京相璠曰：在敖北。至蒙縣爲獲水，又東至彭城縣入泗。滎蕩渠自大梁城南，南流爲鴻溝。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指是以爲東西之別。故蘇秦說魏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是也。鴻溝又兼沙水之目。沙水東南流至新陽縣，爲百尺溝，注于潁水。漢汝南郡有新陽縣，當在今陳州界。此卽班固所謂狼蕩渠首受沛，東南至陳入潁者也。其一水自百尺溝分出，東南流至義城縣西，而南注淮。義城今懷遠。謂之沙汴。左傳昭二十七年，楚子常以舟師及沙汴而還，卽此也。沙水所出，又有睢水。過水過與睢同。自陳留縣首受，東南流至下相縣入泗。下相今宿遷。過水自扶溝縣首受，東南流至義城縣南，而東注淮。以上諸渠，同源於出河之濟。卽石門水。故言鴻溝者，則指此爲鴻溝；言滎蕩渠者，指此爲滎蕩；言汴水者，指此爲汴水。言浚儀渠者，指此爲浚儀渠。皆以下流之目，追被上源也。此外有濟隧，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南流與出河之濟會，自于岑造八激堤，而其流遂斷。禹貢維指。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二

濟水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禹貢

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

丘亭。孔氏疏：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西南，有定陶故城。

出者言在平地自下面而涌，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處之至。書纂言。

荷卽荷澤，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荷派，濟流至其地爾。陳樸書集傳纂疏：地理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唐省定陶入濟陰，故通典濟陰縣下云：荷澤

在縣東北九十里。

溢者無上源，亦無下流，頗與阿井相似。出者源在地中，流在地上，如趵突泉之流而爲濼水。濟自此不

更伏矣。禹貢錐指。

濟水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荷水東出焉。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水經

冉，秦宣太后弟也。定陶恭王，漢哀帝父也。酈注：日知錄云：今曹縣有冉園，爲秦相穰侯魏冉之家。史記：穰侯卒于陶，因葬焉。

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水經